

圆桌谈

昆曲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瑰宝，也是首批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之一。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十五贯》到持续热演的“青春版”《牡丹亭》，古老的昆曲不断绽放出别样风采。

去年底，历时14载的《昆曲口述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共10卷，300余万字，通过对140多位有影响力的昆曲相关人士进行系统深入访谈，记录呈现鲜活个人人生经历和真实历史细节，反映当代昆曲发展的整体面貌和历程，是一项抢救性的重大文化工程。

主持人：姚巍 黄敬惟

专家（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谷曙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郭义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  
李敬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刘祯（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南昌大学特聘教授，梅兰芳纪念馆研究员，《昆曲口述史》主编之一）  
喻静（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主持人：《昆曲口述史》记录了哪些内容？这部书的独到之处有哪些？

喻静：《昆曲口述史》是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申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至课题成果正式出版，整个过程前后历时长达14年。

昆曲艺术有着600多年历史，《昆曲口述史》团队用14年坚持完成这部当代昆曲从艺者的自我展示，助力推动昆曲这一传统戏曲的当代延续。

《昆曲口述史》的采访对象涵盖了2010年前后活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北方昆曲剧院、上海昆剧团、苏州昆剧院、江苏省昆剧院、浙江昆剧团、湖南省湘昆剧院、永嘉昆剧团等昆曲院团的昆曲从业者，以及相关昆曲艺术和理论工作者，对他们进行采访和录音、录像。最后呈现在这部口述成果中的昆曲人数总计140余人，其活动分布区域涉及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温州、金华、长沙、重庆、石家庄、高阳等地，为昆曲艺术保存和抢救出了大量珍贵的、鲜活的口述资料。煌煌300万字的资料，足以及证前辈们为昆曲传承所付出的心血、所留下的重托。

刘祯：相较于以往及其他研究，《昆曲口述史》在访谈对象方面是迄今为止昆曲口述研究最为全面和广阔的一次。除了昆曲主要院团所在地的艺人，也包括一些草根（指相对更贴近生活、雕琢较少的昆曲表演形式）与地方戏昆腔中的艺人。从采访对象的身份来看，不仅包括昆曲各行当演员，也包括编导演、曲家、教师、学者和院团管理者等。

在我们看来，即使某个剧目可能演得不多、演员也不是很有名气，但只要从剧目表演的传承角度看有研究价值，就应当去采访他们，留下相应的信息以供后人所用。

主持人：进行《昆曲口述史》的记录过程中，都有哪些不易？

刘祯：《昆曲口述史》的完成，对昆曲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大意义。立项后，召开开题会的第二天，我们就得知一些昆曲老艺人离世的消息，这样的情况在课题完成的过程中时有发生。

记得当时我们课题的一个小组准备到浙江海宁采访老艺人周瑞深，打电话预约时，周老先生还对我们表示欢迎，但等到小组赶到浙江，周老先生却已经去世。在本书出版后，我们做了不完全统计，已经有30多位接受采访的老艺术家离世，因此该书是对老艺术家人生经历的重要保存和记录。

喻静：在这14年间，有不少已经联络好准备进行口述的昆曲人，没有来得及访谈就不幸离世；还有一些进行口述访谈的昆曲人，没有等到口述成果的出版。这些不可弥补的遗憾，正说明了《昆曲口述史》所做工作的及时、重要，

《昆曲口述史》：

『抢救性』记录古老剧种百年变迁

那些曾经在昆曲艺术传承和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前辈们，用这样一种方式，和我们重逢。

探索口述史研究

主持人：近年来，口述史是一种颇受关注



《昆曲口述史》书影。安徽文艺出版社供图

的研究方法，但也面临一些争议。《昆曲口述史》在完成的过程中进行了哪些探索？

谷曙光：十卷本的《昆曲口述史》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它为戏曲的口述史立了一个标杆，代表着戏曲的口述史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中西合璧，树立了可以传世的一种标识和标志。

从阅读的层面来说，140余人规模的口述史，好看、耐看，引人入胜，很有亲和力，以故事细节取胜。10本书当中，读者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艺人、曲家进入，反复推敲读出味道、读出感觉。这套书的受众面是广阔的，它呈现出来是一种集体记忆，一种整个剧种多方面、系统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这是一部多个体的生命史，140多个曲家、艺人、研究者，是“多声部大合唱”，让我们得以感受100余年间昆曲艺术发展传承的温度和脉搏。

刘祯：口述史是一份宝贵的文献库。与书面记忆不同，口述史有更多细节，可以活化历史情境，也能够校正和补充历史记忆。

当然，口述史也存在一些局限。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当事人出自自己的角度会有不同看法和表达。同时，还有书面记忆向个人记忆的渗透和转化，当事人可能阅读报道、阅读各种历史，然后这种记忆会渗透到个人记忆，从而被误认为出自个人记忆，这是我们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

此外，口述者在表述中，也可能很随机、偶然地或者因某些内在原因对一些历史信息或事件进行隐藏。隐藏的部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挖掘的，这是作为研究者的工作之一。

同时，历史发展中的偶然因素也不容忽视。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十五贯》，当时在排演过程中，演员并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但如今回想起来，他们才意识到这件事对他们的人生乃至整个昆曲事业和昆曲的发展形成了如此巨大深远的影响。在口述史的记录和研究中，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值得重视。

主持人：《昆曲口述史》的学术和历史价值都有哪些？

郭义强：不同于单纯的文字记录，《昆曲口述史》项目包含了很多专业的录音录像材料，这些都是珍贵的原始资料。

李敬泽：从学术角度来看，《昆曲口述史》为开辟更多昆曲研究角度打下了基础，我们应当在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上，去进行更多考证、比较、甄别、归纳等。口述史资料的整理如同开垦出一块田地，未来需要更多研究者的不懈耕耘，对此我非常期待。

昆曲不仅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更保留着无限生命力和可能性。所以实际上这本书也为展开昆曲当代史叙述提供了良好基础。

见证助力昆曲传承

主持人：《昆曲口述史》的完成出版对于未来昆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意味着什么？

谷曙光：《昆曲口述史》是与事件史互文、相互勾连的。无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还是对李慧娘鬼戏的讨论、批判，再到新世纪青春版《牡丹亭》的热演，乃至昆曲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这部书中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对这些事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从这些不同角度的讲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剧种100多年来的集体记忆与认同。

郭义强：我们常说打造精品，十年磨一剑，但真正花费十年以上功夫打造一部图书并不容易。这套书前后用了14年，采访涉及多个省份，形式包含文字采访、录音、录像，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昆曲口述史》的特点是系统、细致、鲜活，为每位采访对象做采访小结、整理出关键词，不仅展现了工作的认真细致，也为今后作为学术资料使用提供了便利。书中保留了访谈中很多鲜活的内容，原汁原味，生动感人。我想，这套书对从事舞台艺术、戏曲特别是昆曲的年轻一代，具有很好的学习借鉴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项抢救性的重大文化工程，是对很多年事已高受访者最后的采访记录，堪称珍贵。

李敬泽：昆曲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集中体现，学习昆曲也是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昆曲口述史》不仅采访了名角，也对昆曲发展史中各个环节上的当事人均有所涉及，完整地呈现昆曲艺术百年来的整体生态和发展。

昆曲的历史不是封闭的，它应该是面向当代敞开的历史，所以，《昆曲口述史》的出版为我们展开昆曲当代史的叙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祖宾·梅塔：

“以最好的风貌和中国观众见面”

本报记者 郑娜

近日，享誉世界的指挥巨匠祖宾·梅塔抵达北京，率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为中国观众带来多部经典音乐作品。

祖宾·梅塔1936年出生于印度孟买一个音乐世家，驰骋乐坛60余年，获得无数殊荣，历任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以色列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等知名音乐机构的音乐总监，并五度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祖宾·梅塔指挥被认为极富情感、个性与美感，他善于把各国作曲家的作品消化为己用，继而又把音乐作为一种国际语言，生动地表现出来。

1998年，祖宾·梅塔与中国电影导演张艺谋合作，将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搬进紫禁城。“那一次的演出是我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们连演了9场，每场都有三四千观众”，时隔多年，祖宾·梅塔仍然对彼时的氛围和人们的热情印象深刻。

国家大剧院正式运营17年来，祖宾·梅塔曾先后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西班牙瓦伦西亚皇后歌剧院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等知名交响乐团于此间登台，还曾参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阿依达》，在这方舞台上留下了许多璀璨的音乐记忆。

回忆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经历，祖宾·梅塔难掩兴奋地说：“我在这里指挥过最棒的《阿依达》。”他坦言，从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到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自己曾指挥过多场《阿依达》，“但2015年国家大剧院版《阿依达》首轮演出是最棒的”。

此次随祖宾·梅塔到来的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曾由他执掌32年之久，默契十足。与他们一同到访国家大剧院的，还有国际乐坛两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钢琴家瓦妮莎·贝内利·莫塞

尔和小提琴家阿米拉·阿布扎拉。自6月21日至23日，音乐家们接连上演3场音乐会，奏响贝多芬、肖邦、德沃夏克的多部经典之作。

3场音乐会的主题分别名为“激情旋律”“巅峰回响”和“浪漫华章”。首场“激情旋律”上演了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和德沃夏克的《第七交响曲》。前者作为浪漫主义时期的经典，至今都是音乐会上最受欢迎的钢琴协奏曲之一，钢琴部分无论是从纯技巧还是从综合技术上讲都具有相当的难度，独特和声语言中的丰富色彩，在钢琴家与乐团的对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后者融入了捷克民间音乐的元素，传递了19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音乐的繁荣景象，呈现出辉煌的交响乐画卷。“坐镇”中央的祖宾·梅塔以精准简洁的手势操控全局，从庄严的第一乐章开始，音乐转折起落，充满力量的末乐章则像突破了晦暗的暴风雨，终于奔向光明辉煌的胜利，最后的音符落地时，台下爆发巨浪般的喝彩，观众被大师的精湛技艺所折服，欢呼声此起彼伏。

第二场“巅峰回响”上演贝多芬的两首经典作品——《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A大调第七交响曲》，前者作为贝多芬唯一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旋律柔美、规模宏大，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后者充满了热烈的舞蹈节奏，瓦格纳曾评价这部交响曲是“舞蹈的颂赞”。第三场“浪漫华章”再续前章，上演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和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3天的重磅演出令人惊叹。88岁高龄的祖宾·梅塔精力依然充沛，他表示自己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精力，源于对音乐事业全情投入的热爱，“这是我的力量源泉”。祖宾·梅塔计划明年再与乐团来到中国巡演，他说：“希望到时候，我们能以最好的风貌和大家见面。”



演出现场。国家大剧院供图

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揭晓

本报电（记者黄敬惟）近日，由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滑稽比赛在广东深圳举行，全国百余位魔术与滑稽艺术高手齐聚，《天女散花》《疯狂厨师》《争光》等10个节目获奖。

中国杂技金菊奖是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杂技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性文艺专业奖项，是中国杂技界的最高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

本届金菊奖评选活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魔术、滑稽艺术创作实践的最新成果，73个节目申报参加全国魔术、

滑稽比赛，其中32个节目参加决赛，最终7个魔术节目和3个滑稽节目获奖。

据介绍，本届参赛选手以80后、90后、00后为主，在魔术比赛和滑稽比赛中均占比较高。参与作品以魔术、滑稽为表现形式，围绕传承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将魔术与滑稽的表现手法有机地运用于主题表达、故事讲述及人物塑造之中，提升了魔术与滑稽的艺术性。决赛期间还举办了魔术与滑稽创作研讨会、魔术古籍展和精品节目图片展等活动。本次金菊奖比赛线上线下结合，除了现场观看，观众还可通过网络平台欣赏魔术和滑稽艺术的魅力。



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获奖魔术节目《天女散花》。中国杂技家协会供图



图：受访的昆曲旦角名家沈世华在《牡丹亭·游园》中饰演杜丽娘。沈世华供图 刘大雁摄